



历史寻踪

“您知道焦家庄吗？它在卫河西堤的坡下。”

我巡河 7 年多，无数次走过西堤坡下 31 个村庄，对村名熟稔于心。哪有什么焦家庄？

问我的，是邻居的亲戚，姓王，今年 62 岁，来自县城西南的村落姚尔庄。老王见我如此笃定，感到不解：“不会错的。3 年前，伯父病重，我到湖南省常德市去看他。他说，焦家庄就在卫河西堤坡下，要我方便时去村里打听一下李满囤，看还活着没有。”因老王近年在外忙于打工，终没去成。一年前，伯父去世，老王心里落下“疙瘩”，偶尔梦到伯父，老人还在问这个问题。

卫河，是我们对京杭运河流经河北省临西县境河段的俗称。西堤，就是卫河左岸，长度 39.2 公里。对左岸情况如此熟悉，与我的工作有关。从 2017 年 7 月开始，我所在的临西县人民检察院负责对卫河左岸水系生态环境的全面守护。

“伯父年纪大，也许记错了吧。”我说。

“不会的。他对过去抗日打仗的事，清楚得很！”老王情绪有些激动，“1941 年，11 岁的伯父王明通逃荒到东北，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1946 年部队攻打四平时，他认识了老乡李满囤。两人约定：如战后只剩一人，此人要关照好对方父母。战斗中，李满囤身负重伤，送后方医院抢救。伯父在胜利后随军南下，最后落户在湖南常德……”

老王如数家珍般的叙述，产生一种奇特的力量，改变了我对“坡下没有焦家庄”的笃定。我为先前急于答复的唐突，感到不安和愧疚。我决定帮助他查找焦家庄，寻踪一位英雄的故乡，了却另一名老战士生前的夙愿。

焦家庄，不仅 31 个沿河村落中没有，即使放眼县城 542 平方公里的 299 个村落，也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找到焦家庄，只有从史料中寻踪，再与今日缀连。

占尽一周业余时间，我借来不同年代版本的县志、地名志、水务志，还有地



■马士江

“隐居”的村庄

方稽古、钩沉之类的史料。从事文字工作多年，加之近年参与遗址保护、文物考古活动的经验告诉我：完成“看见”焦家庄的任务，也许并不容易。

周末的夜晚，书房灯光如昼。顶灯、台灯还有床头阅读灯，齐刷刷地照着地板上、书桌上、床铺上摊放的各种史籍、史料。我拟定从区划名谓变易的历史切面入手，以卫河左岸村落查考为主线，与“大事记”相结合，对西堤坡下的焦家庄进行“打捞”。

夏属兖州、西汉置县的临西这片沃土，1942 年因日军发动“铁壁合围”，为纪念牺牲英烈，易名为宏毅县；1964 年，又以卫河为省界，从原属山东省临清县（今临清市）析出，设置了以“临清之西”谓名的河北省临西县，归邢台专区管辖；1972 年，因治理海河流域水灾水患，临西县沿河 5 个公社（乡镇）有 20 多个村进行了迁建。

踏上故纸堆铺就的史料之路，追溯着岁月流光中的时移世易，在放大镜下密麻的文字与图表中，去伸展时光的褶皱。我沉浸于紧张有序的忙碌，情感在似有似无的捕捉中沉浮与波动，完全忘却了时间，及至窗外远处鸡鸣声传来，才停歇下一夜跋涉无获的脚步。推开窗扇，一阵清凉的晨风吹醒我的理性；各种史料中了无痕迹的焦家庄，果真存在吗？

草长莺飞，天气和暖。在单位义务植树活动现场，老王打来询问电话。我告知实情，并提出质疑。老王没有反驳。约 10 分钟后，他通过微信，传来伯父两年前催问其探访李满囤情况的家书图片，并用语音留言：“那年代，穷苦人家的孩子当兵，业余都要学文化，先学写姓名，后练写家乡地址。”

我把图片放大细看，素色信笺上，钢笔字迹力透纸背：“李满囤的家，就在河西的卫河坡下的焦家庄。”

北大洼的植树现场，“倒春寒”携来的朔风刮在耳畔呼呼作响。我杵在原地发呆，心底涌出一种酸楚。战斗中一句话的约定，让老人惦念了一生。

这封家书再次化解了我的困惑与质疑。以身许国的忠诚、真挚的战友情谊让我感动。我确信，焦家庄——两位英雄心中永远的铭记，一定在现实中“隐居”，等待着被发现。



三

“您听说过焦家庄吗？20 世纪 40 年代，在卫河西堤的坡下。”

一切似乎回到原点。周末上午，老王的先前问语，被我用电话重复给了老乔。老乔，1995 年版县志执行主编，地方史学家。他思忖许久，才说：“临西没有，近似村名，临清倒有几个。”临清，从人文地名角度，是临西脱胎而来的“母体”。获悉线索，我决定到那里寻找，看能否嗅探到焦家庄的气味。

翌日上午，从县城出发，我们驱车沿 514 国道东行，20 分钟横跨卫河大桥，驶出临清市城区向南。依循导航路线，我们来到尚店镇西南，辗转走访了焦家东村、焦家西村、焦家南村。刨根问底的调查证实，它们与河西的焦家庄，既无姓氏宗族血脉之缘，也无村落间的瓜连蔓引。



四

“什么情况，会导致一个村庄存在而无名？”“又是什么情况，会致使一个村庄湮灭消失”……工作间隙，这些“碎碎念”总也抑制不住閃现在我的大脑中，逐渐凝固成这样一幅思维画面：或许焦家庄存在于大村（行政村）之中，属于“村中之村”的自然村。所以，凡涉及该村的官方文书、文史记载，均以大村的称谓代之。或许焦家庄人口稀少，村名仅在“圈内”流传。1973 年卫河左岸外扩，或许掩藏在迁建村中的焦家庄由此“解散”。

这仅是一个自我推定，或许能解释一个村庄“存而无名”的原因。由此，只要从当年 4 个全迁村和 17 个半迁村中展开调查，“隐居”的焦家庄没准会被找到。



五

“你们听说过焦家庄吗？80 多年前，它同样在堤岸坡下。”

暮春时节，齐店村广场树下，5 位老人晒着斜阳在聊天。我递上香烟，向他们询问。

齐店，依傍卫河左岸，目前只有 59 户人家，隶属邢庄村委。

“80 多年啦，谁还能记得！”“从别人口中有没有听说过？据说，当年它离咱这村不算远。”我靠近老人，进一步打听。



“让我想想……哎，对了！我摔腿那年（2003 年），有人来调查日本小鬼子扒河淹村的事。听俺爷爷齐明德好像说过一句‘焦家庄早没啦，哪儿还有人能证明’。”

“后来呢？”“后来不知谁说了句‘隋五里村有老人看见过决堤’，来调查的那些人就去了那村。”

隋五里，距齐店 1.5 公里。我在该村柏书记家获悉，2003 年口述实证材料的老人叫李兰成，早已去世。一块参与调查活动的老人还有人健在。他们应邀来到柏书记家，证实了焦家庄的存在：焦家庄，曾位于隋五里村东南 2.5 公里处，1943 年，村民人数约有百余，村外有一座邵村人在此建造的砖窑废墟。它的湮灭，源于河水滔天的吞没。2003 年 4 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人员前来调查侵华日军冀鲁细菌战，其中关涉到焦家庄决堤事件。



六

我辗转联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当年的调查档案及相关材料，彻底还原了焦家庄湮灭真相：1943 年 8 月，鲁西北、冀东南区域连降大雨 10 多天，卫河水位猛涨，水漫堤沿。8 月 27 日早晨，日军驻临清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大队长广濑利川，率领驻临清城的第五中队、机关枪中队各一小队共 60 人，抵达临清桥北附近的卫河西堤，将焦家庄村东大堤用铁锹、洋镐刨开。群众闻声赶来，被日军用铁锹打翻在地。顷刻间，洪水滔滔，一泻而下，焦家庄的老人、孩子连同跑到街上的壮年男女全被吞噬。焦家庄决堤事件，造成临清、馆陶、邱县、武城等 11 万户 67 万多人流离失所，死亡人数约 3 万多。

史料中未能留下村名的焦家庄，居然这样消逝在卫河畔。获取真相后，我仿佛听见四处盘旋的哀号声，似乎看到焦家庄的村民在水浪咆哮中挣扎……

利用假期，我和老王、柏书记等人来到焦家庄原址。卫河堤内的滩涂上，绿色藤蔓伏地生长，野花怒放。我们立定此处，垂首默哀，为了英雄李满囤，为了老王的伯父王明通，也为焦家庄那些无辜葬身洪水中的乡亲们。

经民政部门查证，李满囤为在册烈士，1946 年牺牲，年仅 19 岁。

肩章上折射出细碎光芒。摘下帽徽领花的瞬间，我的泪水模糊了迷彩绿的轮廓。回望训练场上磨破的作战靴，荣誉墙上的嘉奖令，我发现军旅早已将坚毅与担当刻进血脉。

如今，当生活的风浪袭来，边疆的皑皑白雪、战友们震天的口号声、班长严厉又温暖的目光，总会化作点点星光，照亮我前行的方向。那些浸透汗水与热血的日子，成为生命中永不熄灭的火焰，在岁月长河里永恒闪耀。



短笛新韵

村口的老槐树又落了层霜
树洞里嵌着半枚弹壳
锈迹漫延，凝固了那年的烽火——
一九三七，枪声撕裂了太行

那时的风
总裹着硝烟和焦糊的粮香
刺刀结着太行的霜，闪着冷冽寒光
把梯田和高梁地切割得支离破碎
不只是炮弹
还有母亲们被弹片削断的呼喊
挂在酸枣枝上

石碾沉默
碾槽里渗着昨日的血浆
有人在地道深处，就着豆油灯
数着岩壁渗下的水珠
豆油灯舔着开山的锛头，刃口泛光
“再挖深三尺，直通鬼子炮楼下方”
黑暗里
急促的呼吸撞着潮湿的土壤
仿佛能长出带刺的铁蒺藜
刺破豺狼

送粮的武工队，踩着冰冷的月光
布鞋在冻土上绽开朵朵血色的梅
怀里的黑豆窝头还温热着
像揣着整个村庄滚烫的心房
却在离阵地半里地的鹰嘴岩
遭遇了冷枪
那袋沾血的粮食，连同不屈的身躯
永远楔进了山梁，成了不倒的界桩

战士们把染血的家书
叠成小小的船
顺着漳河冰冷的急流
漂向模糊的故乡
纸船里的字迹，早已被汗血泪迹
“若我回不来，就把骨灰拌进墙堞
让麦苗挺直响庄稼人的脊梁
告诉爹娘，儿子面朝的方向
就是战场”

后来啊
弹壳的四垓里
倔强地冒出野菊黄
地道口的蒲公英
乘着早春的风
把金灿灿的信念
撒遍了太行的沟梁
那个在炸塌的窑洞前
栽下第一棵向日葵的娃
如今鬓角也落满了霜
他粗糙的手指抚过孙辈稚嫩的脸庞
声音像磨亮的铍犁
犁开岁月的土壤
“娃啊，枪栓要擦得锃亮
麦垄要耩得笔直，像咱队伍的脊梁”

老槐树的年轮，是盘绕的录音带
藏着太多滚烫的名字，在无声回响
有的铸进青石纪念碑，冷峻而刚强
有的化进灌浆的麦穗，沉向又芬芳



■余波李林

藏在烽火里的年轮

山风掠过树梢，掠过无边的青纱帐
便响起千军万马踏碎倭寇的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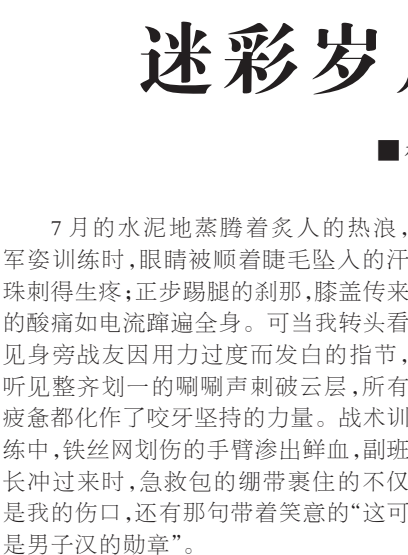
我们该记住硝烟呛人的形状
更要记住伤疤里淬炼出的
顶天立地的民族脊梁
那枚在树洞里沉默的弹壳
早被太行晨光，打磨成一面铜镜
它映照——
有人将铍犁，在铁砧上锻出锋芒
有人把星河，在试管里点燃成光
而孩子们高高举起的向日葵
永远朝着太阳，那是不灭的信仰

别问年轮里渗透多少血泪与寒霜
要问每一圈坚实的生长
是否都烙着这样的誓言
铮铮作响——
让刺刀熔铸成犁铧的形状
让每一寸山河都挺起不屈的胸膛
让炊烟永远缭绕在和平的村庄
让诗行，也长出钢枪般的重量
老槐树静默，年轮就是瞄准镜
校准着代代相传的刚强
只要根还扎在太行的石板上
每一片新叶，都是警惕的刀锋
向着豺狼，永远——
永远闪着寒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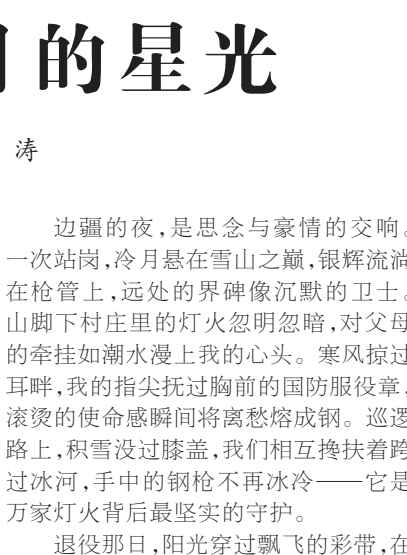
军旅点滴

军号如破空利刃劈开黎明的薄雾时，我跌进了迷彩渲染的滚烫世界。初入军营，时间被切割成精准的刻度：凌晨 5 点的走廊，金属搭扣的脆响与急促的脚步声编织成战歌，我手忙脚乱地叠着总不成形的“豆腐块”，在班长鹰隼般的目光下，第一次触摸到纪律的棱角。



■杨涛

7 月的水泥地蒸腾着炙人的热浪，军姿训练时，眼睛被顺着睫毛坠入的汗珠刺得生疼；正步踢腿的刹那，膝盖传来的酸痛如电流蹿遍全身。可当我转头看见身旁战友因用力过度而发白的指节，听见整齐划一的唢呐声刺破云层，所有疲惫都化作了咬牙坚持的力量。战术训练中，铁丝网划伤的手臂渗出鲜血，副班长冲过来时，急救包的绷带裹住的不仅是英雄的伤口，还有那句带着笑意的“这可是男子汉的勋章”。



边疆的夜，是思念与豪情的交响。一次站岗，冷月悬在雪山之巅，银辉流淌在枪管上，远处的界碑像沉默的卫士。山脚下村庄里的灯火忽明忽暗，对父母的牵挂如潮水漫上我的心头。寒风掠过耳畔，我的指尖抚过胸前的国防服役章，滚烫的使命感瞬间将离愁熔成钢。巡逻路上，积雪没过膝盖，我们相互搀扶着跨过冰河，手中的钢枪不再冰冷——它是万家灯火背后最坚实的守护。

退役那日，阳光穿过飘飞的彩带，在



一瓣心香

那天和家里视频，父亲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深红色相框，玻璃下嵌着那张带着金边的三等功喜报，边框被他用绒布擦得锃亮。

去年底，因工作表现突出，我荣立三等功。喜报送到家那天，父亲异常激动，当天便骑车到市里，特意定制了这个相框。

“儿子，你赶上了好时候啊。这是咱们家的光荣，得好好保存。”父亲一边说着，一边把喜报挂在客厅墙上的显眼位置。

父亲说我赶上了好时候，这句话藏着他对我在部队大熔炉里建功立业的期望。他未竟的军旅梦，在我身上实现了。

父亲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贵州农村，是家里的长子。我的爷爷当过



■李兴友

民兵，父亲受其影响，从小立志参军入伍，报效国家。然而，父亲上初三那年，我的曾祖父意外生病住院，家里因此欠下很多外债。加之他的两个弟弟还小，经过深思熟虑后，父亲不得不辍学回家，替父母分担压力。忙时下地劳作抢收庄稼，闲时外出打零工赚钱补贴家用，父亲硬是靠瘦削的肩膀把两个弟弟送进了高中校园。等到家境稍好些，父亲早已过了入伍报名的年龄。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很重视对我和妹妹的教育。他不会给我们太多零花钱，但赶集回来常常会买很多好吃的；吃饭不准讲话、走路抬头挺胸等都是父亲的口头禅。必不可少的是，他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辅导作业。记得有一次，我问父亲“歪”字怎么写，父亲说：“不正就是歪。那那时的我虽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歪”字的写法。

生活上，父亲对我还有“特殊关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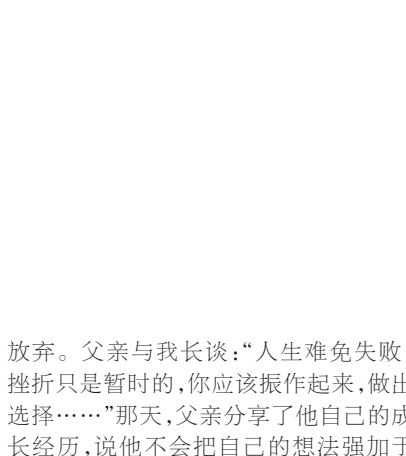


要懂礼貌，穿衣要整洁，不烫染发，不留长发。上初中后，身边的同学都留着时髦发型，父亲仍坚持带我去理发寸：“剪短了看着精神，培养军人气质，从发型开始。”

一次，我悄悄溜出去和小伙伴骑车玩耍时不小心摔倒，下巴受伤，血流不止，被送到了卫生所。父亲收到消息后，匆忙赶到。得知要缝针，他担心卫生所医疗条件简陋，以后若留下疤痕，影响参军入伍。于是，父亲立即带我转诊至市区医院。得到进一步治疗后，我的伤口慢慢愈合，没有影响面容。

我进入高中以后，父亲会利用到城里做工的闲暇去学校看我。他总是问我钱够不够花，嘱咐我注意劳逸结合，“学习任务重也要保护好眼睛。”我知道，征兵体检对视力有要求，所以一直注意科学用眼。

那年，我在考场发挥失常，没能如愿考取军校。那段时间，我有过犹豫，想过



放弃。父亲与我长谈：“人生难免失败，挫折只是暂时的，你应该振作起来，做出选择……”那天，父亲分享了他自己的成长经历，说他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但他让我自己想清楚，“有些事错过了，可能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我认真思考后，决定报名应征。

第一次爬战术时的考验，第一次打靶时的忐忑……每当遇到挫折和困难时，父亲会鼓励我勇敢面对，突破自己的极限。后来，在连队推荐下，我通过军考如愿考取军校。父亲得知喜讯，在电话中送我 8 个字：戒骄戒躁，继续努力。

军校毕业，我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父亲不忘叮嘱我：“心怀感恩，时刻不忘部队的培养。”如今，我胸前的三等功奖章，有一半来自他藏在皱纹里的叮咛。

深红色相框在镜头里泛着暖光。我突然明白，自己的军旅梦，早在父亲替我拂去车座灰尘、矫正写字姿势时，就已开始萌芽。



桃源深处有人家（水粉画）

问田作